

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

#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英]麦嘉湖 著 秦传安 译

一双友善而感伤的“冷眼”

静观封闭的古老文明

和那里生活的人们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寻路中国系列 ■

#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英〕麦嘉湖著 秦传安译

How Chinese Live Their Lives Today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 （英）麦嘉湖著；秦传安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9  
(寻路中国系列)

ISBN 978-7-121-18080-4

I. ①中… II. ①麦… ②秦… III. ①社会生活—史料—中国—清后期 IV. ①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1350 号

策划编辑：李 欣

责任编辑：李 影 文字编辑：李 欣 特约编辑：韩奇桅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7.25 字数：269 千字

印 次：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mailto: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mailto: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 88258888。



## 序 言

本书中所描绘的中国人的生活图景，都源自我的亲身经历。我在中国生活了 50 年，几乎跟各个阶层的人都打过交道。对我来说，这样的交往是莫大的赏心乐事。我越是深入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就越发觉得我的心被他们吸引。他们确实是非常可爱的民族，无论是在心情愉快时，在愁云惨雾笼罩着他们的生活时，还是在被不公平感所激发时，他们都证明了自己确实拥有伟大民族的精神品格。

一些探访中国的外国游客总是抱怨，中国人没有原创的天赋，缺乏发展的力量。但凡思想进步的过程出现了任何停滞，其真正的原因是，过去的“死神之手”千百年来牢牢攫住了这个民族。我曾见过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夏日里能庇护坐在树下的百十号人，为他们遮挡炽热的阳光。我还见过同一种植物，栽在小小的花盆里，枝条交错，互相缠绕，以至于一切生长都被有效地阻止了。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但是，那只死神之手如今正在松开，它那阴森朦胧、像蜘蛛腿似的手指正慢慢融化为稀薄的空气。要不了多久，大自然将创造出一股新的活力，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雪耻。

中华民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其历史上的两次壮举证明了这一点。一次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另一次眼下正在发生，仿佛是为了证明其力量在中间这些年里毫发无损。

公元前 2 世纪，中国的拿破仑——秦始皇建造了长城，以阻挡野蛮的游

牧部落蹂躏中原。中国人称之为“万里长城”，这个名字非常贴切，因为长城的外表与围绕这个国家每座城市的城墙别无二致，只不过就长城的情况而言，整个帝国就是一座城市。

长城高 20 余英尺。长城上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座堡垒，士兵们保家卫国、抵御来敌时便住在这些堡垒里。长城蜿蜒曲折，有 1300 多英里的墙体都是在崇山峻岭、丘陵平原间延伸。它穿越深谷大壑和山间河床，在冬天，那里奔涌着汹涌怒号的洪流。它承受了两千多年的磨损。经年累月的风吹日晒、雪打霜凌，大自然的力量试图把它夷为平地，捣成碎片。然而，今天它依然耸立，看上去力量毫发未损，仿佛昨天才刚刚完工。

第二次壮举眼下正在进行。70 年前，大英帝国迫使中国在炮口之下签订了《南京条约》。打那以后，为了防止它逃脱而威胁性地高高举起的，不是死神之手，而是一只铁拳。英国的商人继续从事鸦片贸易，英国的军舰巡航东海，以保护他们的权利不被侵犯。

在过去这些年里，成千上万箱鸦片从其他地方运到中国，让那些外国商人大发横财，并增加了鸦片种植国的收入。入侵者带来了怎样的悲痛和罪恶，带来了怎样破碎的心灵和多少被毁的生命啊！而这只铁拳至今依然挑衅性地高高举起。

对中国来说，这些年过得特别慢。在此期间，鸦片正缓慢地编织着它的大网，将整个中国覆盖，它黑色的手指紧紧攫住了千百万人的心，无数家庭毁于这个祸害，而政府决不可能斩祸除根，因为那只铁拳一直在保护它。

很多次，在我看来，这个民族似乎迷失了方向。整个国家时不时被罂粟花所覆盖。放眼这个国家，这一恶习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渗入到了民族生活中，以至于似乎已经无可救药。

接下来，伟大的奇迹出现了。在这个国家的仁人志士们的心中不断燃烧的激情，终于迸发出了强有力火焰。这团火焰大约在 5 年前烧到了入侵者的身上，让他们慢慢放下了高高举起的铁拳。

今天，罂粟花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多见了，人们希望，再过一两年，鸦片将被彻底逐出中国的 18 个行省。

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完成中国人所做的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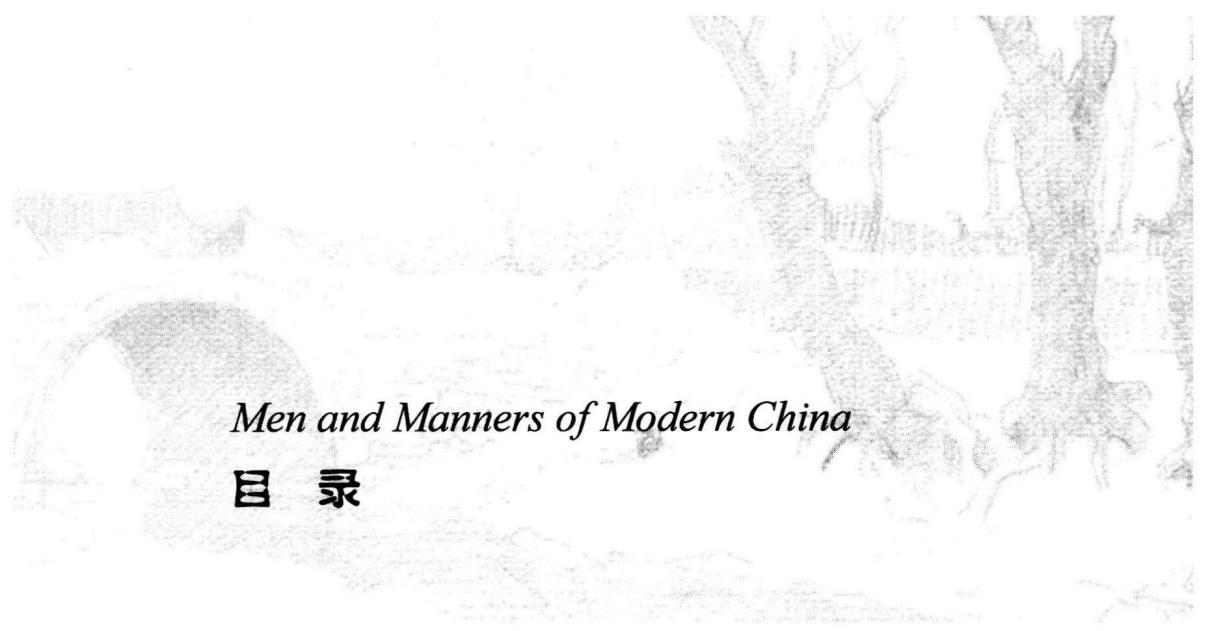
本书的各章，除了最后一章之外，都是作为单篇文章，最初刊载于上海印行的《北华捷报》( *North China Herald* ) 上。它们后来以书的形式在中国出版，题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光与影》( *Lights and Shadows of Chinese Life* )。此后又经过修订和扩充。承蒙编者许可，现此书得以出版，以飨读者。

麦嘉湖

序言



V



## *Men and Manners of Modern China*

### 目 录

|                     |
|---------------------|
| 第一章 土地与土地法 / 1      |
| 第二章 治国之道 / 10       |
| 第三章 军事体制 / 18       |
| 第四章 文士品级 / 27       |
| 第五章 中国经籍 / 36       |
| 第六章 学堂与先生 / 46      |
| 第七章 祖先崇拜 / 57       |
| 第八章 风水 / 68         |
| 第九章 神的代言人 / 77      |
| 第十章 城隍庙 / 86        |
| 第十一章 山林寺庙 / 96      |
| 第十二章 刑罚 / 109       |
| 第十三章 私刑 / 120       |
| 第十四章 大夫与行医 / 129    |
| 第十五章 金钱与放债 / 137    |
| 第十六章 戏与戏子 / 146     |
| 第十七章 漫游一座中国城市 / 159 |
| 第十八章 水上生活 / 176     |

|       |        |       |
|-------|--------|-------|
| 第十九章  | 家与家庭生活 | / 186 |
| 第二十章  | 农民与农事  | / 200 |
| 第二十一章 | 大路与小路  | / 211 |
| 第二十二章 | 乞丐     | / 220 |
| 第二十三章 | 面子     | / 228 |
| 第二十四章 | 中国生活管窥 | / 237 |
| 第二十五章 | 中华新帝国  | / 248 |
| 译后记   | / 264  |       |

# 第一章 土地与土地法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一直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高耸入云的群山，丰饶多产的河谷，无人耕种的荒地，肥沃富饶的平原，全都是皇帝的。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如果国家需要将哪片地产充作公用，官府只需向现在的占有者索要便可，然后支付占有者大约是实际价值的一半的金钱，那不过是一笔安抚其情绪的抚慰金，而不是对财产真正所有权的认可。如果以色列的亚哈国王是一个中国皇帝的话，那么他用不着大费周章，便可以轻松占有拿伯的那片让他垂涎的葡萄园<sup>①</sup>。他只要派几个官员去没收葡萄园，拿伯就会俯首听命，优雅退出，把自己祖传的财产拱手奉送。

几年前，当政府决定架设遍及整个国家的电报网时，侵占人民的财产需要支付多少费用的问题从未进入政府的预算。电报线路覆盖全国，绵延数千英里，穿过人口稠密的地区，其中有些地方民风彪悍、不受管束，还经过一些连政府都鞭长莫及的乡村地带，然而，政府是否有权在田地、果园或人家的前院里竖电线杆，都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质疑。

很多人认为，这样一次万众瞩目的变革，一定会导致骚乱，尤其是当它与风水发生冲突的时候。风水像是一个古老的妖怪，中国人只要一想到自己违犯了任何一条风水法则，就会吓得魂不附体。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sup>①</sup> 事见《旧约·列王记上》第21章。

政府刚一着手此事，各种声音便戛然而止，电线杆静悄悄地竖了起来，就仿佛电报早在中国历史上黑暗而模糊的年代就被发明出来了，那时候，伏羲和神农表演了传说中所描述的种种奇迹。

事实上，有一次，出现了微弱的反对。工人挖坑埋电线杆的地方紧挨着一座坟墓，坟里埋的是一个著名学者。皇帝给了这位学者很高的荣誉，这块地是皇帝对他的赏赐。学者的儿子也是一位名士，当他看到工人在父亲的坟旁冷酷无情地挖坑时，他被吓坏了。他出现了幻觉，看到了原本看不见的亡灵，他怒火中烧，大声咒骂那些给他的家族带来毁灭的人，准备从他们那里夺回属于本家族的所有荣誉和财富。于是，他跳进那个挖好的坑里，宣布他宁死也不允许在这里竖电线杆。他耐心地解释，他并非抵制皇帝对这块地的权利，但他父亲的这片埋骨之地是皇上的恩赐，他认为他对这块地享有特权。一时间，这项工作不得不停止。此时，陪伴外国技师并协助他们解决此类问题的官员走了过来，对那个盘腿坐在坑里的人说：“你这样一个有学问和能力的人竟然以这样孩子气的方式行事，着实让我吃惊。你应该清楚地知道，国家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皇上；你拥有的一切荣誉都是皇上的恩赐。这条线——”他继续说着，挥手一指那幽灵般点缀在平原上、直至消失在地平线尽头的一长排电线杆，“是奉旨建造的。难道你想违抗圣旨吗？你知道，皇上可以下令把你和你的妻儿抓起来，碎尸万段，没有人怀疑他有权这样做。”名士被这番简短而雄辩的说辞深深打动了，他立即站起身来，斯文得体地向那位官员鞠了一躬，感谢他的好意，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开了，让工人继续干活。

除了各地海关征收的关税之外，政府征收的唯一直接税便是土地税。为教育、陆军、海军、国防、警察、济贫等事项而专门征收的税赋闻所未闻。中国的皇家俸禄是非常简单的模式，这使得行政官员很少为此事发愁，因为有一套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自动体制，为政府公职人员提供薪水和开支，让人心满意足——除了长期逆来顺受的老百姓，因为这些钱正是从他们那里榨取来的。



中国官员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

征收土地税的方法生动说明了这套体制的精妙绝伦之处，政府可以凭借这套体制来处理国家事务，而无需支出任何薪水和个人花销。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任何时候，当一个新王朝接管了政府，它总是习惯于颁布一套自己起草的典章制度，而这套制度将成为将来一切立法的基础。当满族人在公元 1644 年登上权力的宝座时，他们效法过去的先例，颁布了所谓的“大清律例”。这部法律修订了土地登记条例，明确规定了每个人所耕作或拥有的土地数量。这一做法似乎体现了一种非常公正而慷慨的精神。至少在这种情况下，自命为家长的政府表现出了这样一种担忧：这笔税收不应该是一笔过于沉重的负担。清朝法律规定，就所谓的“水田”而言，税收的标准应该按稻种计算，对一块能够播种 1 升（近似于 1 配克<sup>②</sup>）稻种的水田征收一定数额的税赋，而“旱地”的赋税则按照豌豆的标准来衡量。

正如土地的生产力大不相同一样，这些税收也并非千篇一律。在丰饶富庶的地区，能播种 1 升稻种的“水田”所缴纳的税赋高达八九个便士<sup>③</sup>，“旱地”要缴纳四五个便士。另外一些不那么丰饶或干旱少雨的地区，税收的数

② 英制度量单位，1 配克约等于 1/4 蒲式耳，大致相当于 9 升。

③ 镑的辅币中的最小币值，当时英国实行的币制是：1 英镑=12 先令，1 先令=20 便士。

额也成比例地减少，但在所有情况下，都要适当考虑农民不会负担过重，以至于陷入贫困。

这种土地税是一种非常温和的税收，很早就存在，到了清朝依然一如既往地征收，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朝代更迭似的。民国尚未建立明确的法律，有着遵纪守法本能的中国人继续奉行古老的事物秩序，即使皇帝已经不复存在。

尽管土地税远远谈不上繁苛，但它的征收方式常常给纳税人带来巨大的不幸和不公。税吏始终是一些恶名昭彰的人，就其禀性而言，他们必定是不诚实的。他们不仅没有薪水，而且，他们的职位实际上是花钱买来的。作为这笔支出的回报，他们想要得到的唯一特权，就是让他们不受约束地通过欺骗和诡计，尽可能从老百姓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唯一要小心的是，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有合法的外表。在中国人的眼里，法律、旧俗和古老的传统都是神圣的，但是，中国人有数不清的办法来回避这些，同时表面上依然维持对它们的尊重。

像这样一套体制很适合中国人的禀性，他们宁愿拐弯抹角，也不愿意直截了当。这种体制拓展了一片无边无际的领地，在这样的体制下，捞钱比领取固定薪水容易得多。人人都知道它很不公正，但任何人都不曾想到提议废除它。帝国的创立者们制定并施行了这套体制。那些道貌岸然的圣贤，如果我们能查看他们的银行账户，就丝毫不会怀疑，他们也鼓励这一体制。历代以来的统治者和朝廷大臣都参与其中。这种权力的滥用使老百姓非常恼火，从而引发大规模的革命，使国家四分五裂。然而，风暴过后，国家安定下来，百姓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曾经令人无法忍受的旧体制卷土重来，就好像它们的内部包含了一股让帝国洗心革面的新力量似的。

税吏赖以谋生的体制有一种让他腐化堕落的影响力。人人痛恨他，鄙视他，这是他罪有应得的。他满脑子想的是钱。他所到之处，浮财滚滚。在人群中，金钱的闪光抓住了他的视线。在交谈中，当他看上去似乎专注于某个话题时，他的心思依然处在金钱那看不见的影响之下。他管辖的地盘是他赖以谋取日常生计的金矿。它让他家境殷实，让他能够买田置地，存钱为儿子娶媳妇。然而，它是一座必须为之劳作的金矿。正如货真价实的黄金深埋地

下，需要一定的技能、劳动和自我牺牲才能提取它一样，税吏需要运用最敏锐、最精细、最卑劣的头脑，才能从这座金矿挖出真金白银。

正是通过哄骗和欺诈，通过无法形容的谎言，通过让人们落入官员们那贪得无厌的魔掌的虚假控告，通过给很多家庭带来痛苦和不幸的敲诈勒索，税吏的工作才得以完成。

税吏每年来收两次税，从开始收税的那一刻起，直到完成本轮工作，他始终在算计和操纵，想方设法欺骗和榨取那些不幸落入他的魔爪的乡民。

中国人都很穷，大多数人都没有现钱缴税，因此，他们往往为筹集这笔钱而陷入绝境。女人们不得不拿出她们的金耳环，或装饰着她们乌黑长发的银簪，男人们甚至要拿上他们的农具，匆匆忙忙赶往临近的当铺。一些没有足够的财产拿来凑数的人，遭到了粗暴而残忍的对待。他们身上穿的衣服，甚至家里用来做饭的仅有的一口锅，也被毫不留情地拿走。

这些残忍贪婪的税吏最喜欢的一种诡计是，故意让那些生活富裕的人拖过规定的缴税期限。这对于很少准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东方的社会风气中有一种微妙的影响，让人变得拖拖拉拉，就连精力充沛的西方人，如果待在中国，用不了多久也会感觉到自己的步子越来越慢，办起事来也有一种拖沓的倾向。

几个礼拜之后，当拖延缴税的人带着税款出现时，税吏便装出愤怒的样子，要求他解释拖延缴税的理由。这个不幸的家伙眼看着自己要被敲竹杠，用最谦卑的态度认错，并解释说，他认为一两周的耽搁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拒绝给皇上纳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税吏大声叫了起来，“告诉你，那是一件非常重要、同时也代价高昂的大事，因为你要缴纳双倍的税款我才会给你签收条。”

这个可怜的倒霉蛋只得乖乖地服从，因为就算告到县太爷那里也无济于事。县大爷会站在税吏一边，县衙大堂上的每一位官员都会这样，每个人都会信誓旦旦地一口咬定，他不仅抗税不缴，而且还粗暴地攻击那个客客气气地要求他缴税的人，以致险些要了税吏的命。

税吏的创造性才能是长期训练的结果。经年累月的历练让这帮人学会了各种巧妙的办法，用来对付那些可怜的农民。有一次，一个拥有几小块土地

的人去世了，他没有亲人，然而，他所拥有的这几块地却必须继续缴税，因为政府不允许欠税。人可能会死，但土地永存不灭。土地被登记在土地清册中，官员有责任征税。

税吏不想自掏腰包，于是他绞尽脑汁，想看看如何能设法让别人掏这笔钱。他来到一个富裕农民的家里，掏出一块无主之地的税票。对此，这个农民愤怒地表示抗议，他表明自己跟这块地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税吏心平气和地笑着说：“我知道得比这更多，因为我得到了可靠的通报，有人说你实际上占有了这块地，眼下正在偷偷地耕种它。”

这是假话，纯粹而简单的假话，但比真话更管用，因为这番话激怒了这个农民，让他大发脾气，而这正是税吏想要的效果。税吏揪住他的衣领，开始把他往门口拖，还说要带他去见官，让他受到惩罚。这个农民在不公正感的刺激下，完全丧失了理智，忘掉了眼前这个跟他打交道的人的身份。在自卫中他出手了，他的两个身强体壮的儿子也加入了进来，仇敌很快就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一种胜利感使得税吏忘掉了暂时的羞辱。事情的结局完全符合他的设计。他假装受了重伤，躺在地上不停地呻吟，表现得痛苦不堪。他的一位随从赶忙逃到了临近的城里，没过多久，便领着5个衙役回来了。一起来的还有受伤税吏的妻子，她大哭大叫，扬言要报复那些胆敢对履行公职的丈夫大打出手的人。

真是一幕编排得十分精彩的喜剧。它有悲剧的所有外表，但事实上，它是一出让每个人（除了那个农民和他的两个儿子之外）都捧腹大笑的滑稽戏。舞台效果对中国人来说有一种非凡的魅力。中国是一个到处都是演员的国度，他们似乎在连续不断地编排戏剧，在别人的面前扮演各自的角色。眼前这一出，像任何一个人所能希望的一样精彩，各种角色一应俱全。剧中的反面角色正躺在地上，痛苦地打滚。

那个农民，因为将对手打翻在地的致命一击而惊恐万状，看着面前这个翻滚扭动的人，不由得脸色煞白，心惊胆寒。税吏的妻子呼天抢地，披头散发，衙役看上去凶狠而蛮横，人们惊恐地注视着。所有这一切构成了精彩的一幕，就喜剧效果而言，精心策划、反复排练的整部大戏也没法超过。

剧中的反面角色看到，自己的表演产生了想要的效果，便马上暗示，可

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眼下的麻烦。那个农民非常愿意妥协，因为落入官府的魔掌意味着他将被榨干每一文铜板，最终落个一贫如洗的下场。在跟那些身着官服、背后有政府权力撑腰的人进行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他同意拿出 10 个英镑，以平息这一事件。拿着这笔钱，税吏和他那些声名狼藉的同僚们离开了村子。当他们走到村外时，便开始互相挤眉弄眼，为今天的收获而暗自窃笑。

在中国，一个最容易引发争端的缘由是土地。贫困无处不在，为了偿还债务，人们经常被迫抵押地产来借钱。考虑到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债台高筑，还债无望，那么也就不难想象，应该拿一种永存不灭的东西作为偿还借款最安全的抵押。然而，由于那些既无权势又无金钱来保护自己权利的人不得不忍受中国司法的严重不公，土地的不灭性并不能阻止争端和欺诈的企图。

比方说，一个人把自己的田地抵押给某个富裕的邻居，根据契约，在经过一定的年限之后他有权要求赎回。然而，在规定期限结束时，他像当初借钱时一样穷，他想赎回祖先传下来的、如今却被别人占有的土地，根本就是异想天开。许多年过去，贫困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个家庭，当他的儿孙们终于凑齐了当初借下的那笔钱，并要求赎回土地的时候，多半已经流逝了五六十年的光阴。在此期间，土地的新主人早已习惯于占有这些土地，并不想拱手放弃。

在这一阶层的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中，一个很常见的办法就是把这样的难题交给官府，不可避免的拖延、贿赂和诉讼费用将耗空穷人的腰包，而让财产落入恶人之手。另一个常见的方法是捏造契约，用它来证明讼争的土地自始至终就属于那个眼下拥有它们的家庭。这种做法非常巧妙。这样一份契约要用惯常的法律术语起草，在地底下埋上一定的时间，直到它染上了看上去很古旧的颜色。接下来，还要把它放入一口铁锅中，用文火逐渐加热，直至它变成褐色，跟几百年的时光会让契约染上的颜色完全一样。这种变化如此逼真，以至于经常骗过专家的眼睛。

几年前发生的一个案子生动说明了我所讲的这种情况。当年借款人的一个孙子要求赎回祖父从前抵押出去的一块地。这个家庭如今时来运转，带着中国人对祖先记忆的忠诚，借款人的孙子希望收回祖先传给后代子孙的财

产。现在的土地拥有者不承认借款人抵押过这块地，声称这块地历代以来就是他们家的，并拿出了一些年代久远、陈迹斑驳的文件，以捍卫他们的主张。官司打到了县令那里，让他对这个问题作出裁决。县令碰巧是个正直之士。他是一个深入研究过本国历史的学者。他希望公平对待双方，因此仔细检查了这些伪造的契约，它们表面上留下了年代久远的印迹。他紧皱眉头，反复思考那个要求他解开的秘密，目不转睛地紧盯着陈迹斑驳的纸张，仿佛要穿透那些怪异的古老文字发现其背后潜藏的秘密。

原告拥有看上去货真价实的契约，被告拥有另外一些契约，样子都很古老。究竟谁手里的契约是真的，这是县令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突然，县令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他转向被告，说：“你的契约伪造得很精巧，肯定会骗过任何普通读者，然而，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它们是伪造的。其中有一件事情明确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你显然不熟悉早年的历史，你提到了一位皇帝的名字，而在你所声称的撰写这些契约的那个年代，这位皇帝并不存在。因此，你必须立即把这块地归还给合法所有者。”在这个案子中，裁决是公正的，但不难想象，一定有无数的案子，法官既不公正又无学问，最终给出错误的裁决。

关于土地财产的分配，习惯做法精确而具体。不存在长嗣继承权的法律来确保长子获得土地财产。父亲去世之后，土地在儿子们当中平均分配，不过也有下面这样的例外：长子所得的份额稍大一些，作为他履行家长职责的补偿，因为一旦父亲不在人世，一家之主的责任便移交给了长子。

女儿不参与分配，因为已经为她们安排婚事，她们被认为实际上属于她们所嫁的那个宗族，没有一个女人会成为本宗族任何成员的妻子。

至于祖屋，则成了儿子们的共同财产，他们与各自的家人一起居住其中。这样一种状况在英国人看来完全是不可理解的，但对中国人来说不是这样，他们并不赞同我们的观念：每个家庭应该有自己的单独住所。祖屋在儿子们当中分配，每个人住在同一幢建筑的不同单元里，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很理想的解决办法。而在我们这里，这种安排很容易导致纷争和疏远，使得共同生活绝对无法忍受。中国人并不这样。他们发疯地渴望与同胞们群居在一起，这使得儿孙满堂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绝对的奢侈。在建造街道时，

他们总是尽可能地让房屋紧挨在一起，只留下最小的空间让公众通行。这不是因为他们缺少土地。这是服从本能，就像河狸在河边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挖掘过道一样。

年复一年，代复一代，中国人一直被困于他们自己的故土之上。他们扎根于这块土地，生于斯，死于斯，也几乎是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外国的名字在他们听来陌生而粗俗，而外国人也被他们所鄙视和痛恨。他们的本能使他们的眼界变得狭隘，只关注身边的人，以至于丧失了对外面更大世界的热爱。他们对爱国主义一无所知，以至于即使在今天，当这种美德在他们的内心里不断发展的时候，他们尚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汇来表达它。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兔子窝的聚合体，人们在这里生息繁衍，发展出一种亲缘性，使他们越来越依恋同一个地方。一个人想开一家鞋店，他的阶级本能使他来到所有鞋匠的店铺都坐落于此的街道上。布商没有分布于整个城市，而是集中于一两个街区，因此你会发现，要想在这些街区之外买一尺布或一束丝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是同样的本能，导致中国家庭像兔子一样彼此亲近地生活在一起，喧嚣嘈杂，人声鼎沸。中国人并不想要安静，他们想要的是成群结队。中国人最大的赏心乐事，便是坐在摩肩接踵的人群当中，心醉神迷地注视着一幕幕街头戏剧，在那里，演员的大喊大叫和震耳欲聋的锣鼓喧天足以让西方人抓狂。

祖先传下的土地没完没了地一分再分，结果，全国各地的耕地通常都很小。然而，我丝毫不怀疑，正是长嗣继承法的阙如，使中华民族免于更大的灾难，使他们多少还算成功地解决了庞大人口所带来的问题。假如所有土地在父亲死后全都给了长子，其他的儿子就会饿死。事实上，中国人那近乎疯狂的勤劳，以及他们顽强的生存能力，延长了这个国家的寿命，使它的生命能够在古老的君主王朝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的时候依然得以延续。